

在潮州古城牌坊街的深处，有一座名叫“明德园”的庭院。不同于游人如织的牌坊街，走进庭院却是别有一番天地：前庭可见鲤鱼成群的池塘，后院则有清幽雅致的竹林，与两层楼高的主体建筑相映成趣。

这样一座既保留潮州本地民居元素又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庭院，其主人也相当不凡。他就是潮州手拉朱泥壶制作行当里唯一的中国工艺美术大师、“俊合号”第五代传人——谢华。

### “千金买马”，打造明德

“大学之道，在明明德，在亲民，在止于至善。”谢华的工作室明德园便得名于此。这里的自然宁静之美吸引了不少游人前来打卡拍照，而谢华名声在外，也吸引了众多藏家慕名前来买壶，有的还专程上门来请教学问、拜师学艺。

当记者走进明德园，在一众男女老少参观者中间，一副外国面孔颇为瞩目。原来是常驻美国硅谷的乔治和夫人回国探亲，顺便带着他们来自汕头的母亲和妹妹一家来潮州旅游观光。乔治告诉记者，他也爱喝中国茶，这是他们第一次来到潮州，自然要感受当地最有代表性的手拉壶和工夫茶。

众所周知，潮州人嗜茶，一把壶、一泡茶，开启潮州人一天的生活。中国茶产区分布广泛，有的地方产茶而无器，有的是紫

砂壶产地却有器无茶，唯独潮州，有茶又有器，因此潮州人的茶道——潮州工夫茶艺成为一绝。随着2022年“中国茶”列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遗，中国茶已然风靡全球。潮州工夫茶艺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，而工夫茶中的“工夫”，则很大程度上借助于那把手拉朱泥壶。

明德园耗时三年修建完成，在园里可以进行手拉朱泥壶的制作展示、展览、授课、练习，这对新一代手拉壶艺人而言，是真正意义上的大讲堂。

谢华告诉记者，打造明德园，受到了“千金买马”的寓言启发。“手拉壶的后继人才难寻，明德园不仅为海内外游人提供一扇了解手拉壶的窗口，也为潮州年轻的拉壶人提供学习交流的平台。更重要的是，能让年轻人看得见希

### 17岁入行，不忘初心

手拉壶的制作展示与授课地点在明德园二楼。谢华一边向身旁的徒弟展示拉坯工艺，一边对记者介绍：“我在拉坯的时候几乎会忘记呼吸，因为稍不留神，手就会偏移，我要求自己做到拉出来的坯体光整圆润，不需要后期修整。”

潮州手拉朱泥壶是紫砂壶的一个门类，用料通常选用本地陶矿红泥加工，主要采用手工拉坯法（或叫轮制法）成型，是最原始的辘轳制陶技法。说到紫砂壶，不得不提宜兴，潮州手拉壶和宜兴紫砂壶最大的区别，就在于简筒成型工艺上，潮州壶采用手拉坯，而宜兴大多采用拍打成型。

## 手拉壶中国工艺美术大师谢华：大匠初心，相信未来

文/羊城晚报记者 周欣怡 朱绍杰  
图/唐德荣 戚容源 陈贤宇



谢华作品《如意提梁壶》

望。当年轻人看到我们制壶人的价值所在，那么‘千里马’自然会出现。”近几年，谢华指导的弟子以及再传弟子已遍布全国，可谓桃李满天下。

制壶的初心令谢华一直难以忘怀。他一直在思考，朱泥壶于他而言到底意味着什么，难道只是一项谋生的技能吗？

2002年，当时宜兴紫砂壶和潮州朱泥壶的价格之差近百倍。看到这个现象，心有不甘的谢华下决心重操旧业，尽自己所能，让人们看到潮州朱泥壶真正的价值和魅力。

开办陶瓷工厂的经验让谢华增长了见识、开阔了眼界，心境早已和年轻时的自己不一样了，他开始思考如何革新，如何将自已的理念和人生感悟融入每一把小壶中。



谢华在制作潮州手拉朱泥壶

### 道法自然，君子不器

“源于自然，融会贯通”是谢华制壶的特点。他善于把古典的、现代的、国内外的美学理念融入朱泥壶作品中。“大道至简。做壶，从最开始的简单，到后来的复杂，最后还是要回到简单。”谢华说，要做一把好壶，不能只靠技术，关键在于“壶外之功”。他以哲学滋养壶艺，并尝试将古陶瓷、青铜器、汉朝瓦当、雕刻等中国传统文化精髓化为己用。

2011年，谢华到西安博物馆参观学习时，被一件西周时期的青铜鼎所震撼，备受启发，想做出一把蕴含中国传统文的手拉壶。经过一个多月夜以继日的琢磨，一把看似青铜鼎，外形又似龟的手拉壶诞生了。谢华为它命名《国之神器》，这一作品被中国紫砂博物馆永久收藏。

他所创作的《弓门提梁壶》《太极百岁壶》《腾飞提梁壶》《藏鼎壶》等作品，曾先后摘得多项国家级金奖，被中国工艺美术馆、国家博物馆及钓鱼台国宾馆等收藏。潮州朱泥手拉壶正经历从

日常茶器到高雅工艺品、从民间走向艺术殿堂的变化。谢华说，“真正的大师和普通匠人的区别就是‘无需丈量，全凭感觉’”，而自己离“全凭感觉”还有一定的距离。

“拥有深厚的传统美学修为才是制壶的关键。”这是谢华经过多年研究创作得出的结论。“审美分为几种，包括文人审美、大众审美、皇家审美。审美不分对错，但我认为文人审美是最高级的审美，即在普通大众审美的基础上，加一些自然的美感。”

在谢华看来，一把好壶所表现出来的精湛的神韵，是道法自然的一种艺术创意。所谓大道至简，越是简约，气韵越是充盈其间。陶器本来的气质是自在的，它自带张力，会和人交流，将这种朴素自在的气质凸显出来，便是紫砂壶的文人气象。要让作品达到这种审美，需要有眼界、有生活阅历。如此，“君子不器”的道理便蕴含在谢华的一众手拉壶作品中——成于造型而又气韵充盈。

## 壶小乾坤大，再造新经典

羊城晚报：潮州手拉朱泥壶的传承现状如何？有什么前景？

谢华：潮州手拉壶不缺优质的原材料，不缺高超的技法，目前最大瓶颈是人才的欠缺。经过多年的经营，潮州手拉壶正在从比较保守、落后的家族传承，转变更为开放，吸引了很多外界人才来接触这个行业。

现在不少年轻的手拉壶师傅技术都很过硬，但整体看来“壶外之功”有点差，因为做壶要有审美，要挖掘中国上千年的历史文化，目前行业里最缺的就是具备综合能力的人。

但我觉得潮州手拉壶有很大的发展空间。潮州这个地方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，崇文重教，传统文化传承得非常好。手拉壶是潮州的文化名片之一，在外知名度还比较高。比如在抖音热搜榜上，与潮州相关的搜索中，手拉壶一词排在第五，说明是有一定群众基础的。

我曾经带过的徒弟并且至今仍在坚持制壶的有大约200人。我正在带的徒弟有8个，平均年龄23岁都不到，非常年轻，最小的徒弟只有16岁。但他们技术水平都很高。年轻人是有文化、有艺术素养的一代，我认为只要戒成浮躁，潜心内化修炼，必定能成为潮州手拉壶的未来栋梁。

比如一个来自四川的徒弟廖粤，在自媒体开账号讲解手拉壶知识，后来因网友的需求需求开始了直播带货，首场直播的收入就达到30万元。所以手拉壶不只有文化价值，还有经济价值，既有情怀，还有经济效益，一定会取得长久的进步。

羊城晚报：您曾多次前往宜兴及其他陶瓷产区考察学习，有什么发现？

谢华：壶小乾坤大，做好壶不容易。这20多年来，我都在不断吸收其他地区的长处，比如学习宜兴制壶的材料、工艺、

工具，以及他们对壶的理解。我们还常到其他陶瓷产区学习，比如广西的钦州、云南的建水等地。

一个行业想要发展，除了传承，还要创新，要创造历史。作为一项国家级非遗，我们一定要吸收更多外地的优势，有所进步，融合各家之长来武装自己。过去潮州手拉壶以实用性为主，如今早已不仅是实用器，还融入了现代审美，把一些老造型再优化再改变，从使用功能、美感等各方面，对经典进行再造，使其充满生活气息。

羊城晚报：与过去相比，潮州手拉壶发生了较大革新，但其价格与宜兴的紫砂壶仍存在较大差距，您怎么看？

谢华：从材料、工具、技术来看，宜兴和潮州的差别不算大。价格上的差距主要有传统和产业两方面原因。

传统上，宜兴地区靠近江南文化中心，很早就有与文人有交流，所以宜兴的紫砂壶很早就具备一定的人文属性和艺术属性。潮州在地理上相对偏远和封闭，文化交流有一定的隔阂，所以在作品的艺术附加值上，潮州壶处于劣势。

在产业上，宜兴已经围绕紫砂壶形成了一个完善的产业链，整个宜兴有10万多人从事紫砂产业，而潮州从事手拉壶的只有数百人。而且在潮州制壶传统中，很长一段时期都是家族内传承，对外秘而不宣，这也是潮州壶发展缓慢的原因之一。

时代在变化，广东经济实力很强了，潮州手拉壶现在的问题就在于人才稀缺，行业发展需要多方面人才，包括制壶人才、讲故事的人才等等。但我们也在慢慢向宜兴靠近，正在发展进步。我们有自知之明，但也不必妄自菲薄。发现不足，有所行动，我相信在不久，潮州手拉壶会达到另一个高度。

【有感于思】 阎晶明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

### 一部不可替代的大书

看到新版《毛泽东年谱》1—9卷出版的消息，甚是欣喜和期待。我曾经读过这套著作之前的版本，也是9卷本。在我看来，这部集中了多位党史专家精心编撰而成的巨著，是了解毛泽东这样一位伟大人物不可替代的读物，也是了解中国现代革命历史，包括社会发展史、文化发展史的重要著作。我曾专门抄录了9卷中涉及文学艺术的部分，并就此写成若干小文章，以知识介绍的方式向读者作了推荐。

毛泽东是一位文化素养深厚、文学造诣很深的政治领袖。他对从古到今的中国经典文学作品不但阅读广泛，而且博闻强记，信手拈来的引用更是令人钦佩。比如他对鲁迅的阅读，可以说达到了专业的研究者都很难企及的程度。不妨看看年谱里所记的一个小例证。

1975年7月23日，毛泽东在中南海接受白内障手术。手术大夫是北京广安门中医院眼科专家

唐由之。毛泽东被扶进做手术的房问时问：“音乐准备了没有？”手术中播放的是昆曲岳飞《满江红》。手术后约两小时，在卧室里休息时，毛泽东在纱布蒙着双眼的情形下，用铅笔在一张白纸上写下了鲁迅的七绝诗《悼杨绛》：“岂有豪情似旧时，花开花落两由之。何期泪洒江南雨，又为斯民哭健儿。”之后，毛泽东将这一抄录的信纸签上名字送给唐由之作留念。

1926年出生的唐由之是一位中国眼科专家。他发明的白内障针拨套出术在那个年代有效运用于临床，而且为毛泽东成功做了手术。毛泽东也是因为他的名字有由之二字，便即刻联想到鲁迅的这首诗，专门写下赠送。这大概也是毛泽东仅有的盲写而成的书法作品。一次小手术，引出不止一条艺术话题，包括戏曲、诗词、书法等等。而我同时感佩的是，毛泽东对鲁迅作品的熟稔达到如此自如的程度。一则令人感动的佳话。像这样的小事在年谱里到处都是，读来十分开人眼目。

【旧刊重识】 杨早 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

### 80年代的电影

闭上眼睛，还能想起20世纪80年代的电影院。木和铁制成的座椅，开场散场响成一片。黑暗中总有母亲在过道里给小孩子嘘尿——他们等不得，于是便有了这样的特权。银幕上的光怪陆离，就与淡淡的尿骚味一道留在记忆中。

两场电影之间，有十五分钟的清场。但工作人员从不在此时打靶，总是很马虎地喊两嗓子就出去了。如果愿意，将本来就矮小的身子一猫，完全可以等着第二场。整个县城可以共享的精神生活，除了文化馆的杂志，就只有电影院完全不知道放映规律的新旧影片。

《白蛇传》，我记得，金钗孟吸走白娘娘的特技让观众惊叹莫名。更引人发馋的是，最终法海和尚逃进了螃蟹肚子了，在里面翻滚，煞是好看。过两年在语文

【拒绝流行】 曹林 北京时事评论员、大学教授

### 对道德问题少积极论证



评论员常给人一种咄咄逼人的强势形象，似乎在所有问题上总有一种“真理在握”“你听我说”“这样才对”的绝对姿态。但很多时候人们并非反对一种观点，而是拒斥那种“唯我独尊”的绝对态度。正是那种强势的绝对性，弱化了说理、对话和说服效果。

看到一篇作业，题目叫《死者为大，给予生命最后的尊重》，“仲尼意外溺水遇难”的消息火爆全网，作者发现评论区一片欢呼，满目都是“恭喜卡琳娜”“都是因果报应”“真是罪有应得”“大快人心”……作者感到很难接受，他虽然通过网络了解了仲尼尸被指摘的过往：婚内出轨，PUA妻子、辱女……

一桩桩，一件件，确实私德有亏，看了也觉得气愤难当，但看到网友们欢呼甚至庆祝其死亡时，作者还是不禁想问：难道一个有争议、有污点的人的死亡就不值得被尊重吗？作者批评了“活该”之类的评论，强调：不要因为他的死亡美化他的行为，也不要因为他的行为庆祝他的死亡。我们要做的只是尊重，让逝者安息。

在课堂上讨论这篇评论时，很多同学都谈到了有一种“阅读不适感”，像被那句没有原则和稀泥的“死者死了”。一个有诸多污点的人，意外离世后，评论区有几句不友好的情绪化留言：这不是很正常的事吗？评论为“死都死了”。一个有诸多问题的人？作者说：难道一个有争议、有污点的人的死亡就不值得被尊重吗？——沿着这句话的逻辑，是不是可以说：难道一个让好人



### 【如是我闻】

李雪涛 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



三年的疫情后，我一直到最近才有机会再次去德国，此次在德国待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。以前我总是每年有一两个月的时间在德国度过，最重要的是要找回已经遗失殆尽的一种“内在的安宁”。

此次我不仅去了波恩，在莱茵河畔以及博珀斯多夫官大官大街上，也在东弗里西亚群岛中的诺德奈岛的沙滩上，以及在埃尔夫兰根“阅兵场”的沙地公园……都找到了从前的那种藏于内心深处的宁静的感觉。按照英国哲学家罗素的说法，哲学要解决的问

觉得气愤难当，但看到网友们欢呼甚至庆祝其死亡时，作者还是不禁想问：难道一个有争议、有污点的人的死亡就不值得被尊重吗？作者批评了“活该”之类的评论，强调：不要因为他的死亡美化他的行为，也不要因为他的行为庆祝他的死亡。我们要做的只是尊重，让逝者安息。

在课堂上讨论这篇评论时，很多同学都谈到了有一种“阅读不适感”，像被那句没有原则和稀泥的“死者死了”。一个有诸多污点的人，意外离世后，评论区有几句不友好的情绪化留言：这不是很正常的事吗？评论为“死都死了”。一个有诸多问题的人？作者说：难道一个有争议、有污点的人的死亡就不值得被尊重吗？——沿着这句话的逻辑，是不是可以说：难道一个让好人

### ●随手拍

### 年味渐浓

□图/文 施敏

年味渐浓，江苏海门余东古镇老街许多人家在蒸糕、蒸馒头，热气腾腾。一位大爷推着独轮小车走办年货，车上放着新蒸好的馒头，从石板街路走过，轱辘发出的响声，让人恍如回到从前。

随手拍专用邮箱：ycwbwyb@163.com

### 散步与“内在的安宁”

风景”。我认为，散步的最高境界当然是与思想紧密联系在一起。

在德国文学中，散步是一个永恒的主题。歌德是一位著名的散步者，他在诗中写道：我在林中独步，只是为了自己，我什么也不寻找，这就是我的意图。后来，人们在法兰克福城市森林中歌德最喜欢的休息处建造了“散步”在文学上变得意义非凡。席勒在这首诗中通过对走上坡路的登山松的观察和反思，展现了他自己的自然和历史哲学观。

【昙花的话】 尤今 新加坡作家

### 成长的礼物



许多父母，在稚龄孩子放声大哭时，往往在不明缘由的情况下，便迫不及待地把孩子抱起来，吻他，哄他，逗他，直到他破涕为笑为止。父母独独没有做的，也是最重要的一环：问孩子为什么哭？

快乐，是单一的感受，然而，悲伤却有极其复杂的内容。生气、懊丧、害怕、失望、痛楚，甚至撒娇，都是孩子哭泣的原因。如果我们对孩子哭泣真正的原因不细加探究，那么，以后碰到同样的事情，他依然还会不依不饶地哭。比方说，孩子因为害怕雷声和闪电而哭，如果父母一味地吻他，逗他，根本就解决不了问题啊！唯有向他解释，这是自然界的现象，彻底消解他的恐惧心理，

才是根治之道。

有时，我也会让孩子跟着感觉走，让他哭。如果说“悲伤”是一种感觉，那么，孩子也有权利好好地去感受啊！之后，我会和他一起好好地分析让他痛哭的原因，纵然他只有三四岁，我依然会像成人一样辅导他，设法化解他心中的块垒。

我的孩子自小在这种教育方式下成长，有着椰子般的性格，外刚内柔。不论发生什么事，他们都不会让一无是处的眼泪乱了方寸。他们会把真实的感受保留在内心，不让他记在泛泛，理性地把自己控制好，之后，再冷静地谋求解决的方案。

在孩子成长的过程里，这是我送给他们的一份十分珍贵的“礼物”。

【不知不觉】 钟红明 上海《收获》杂志副主编

### 人生驿站



每一次，看到《收获》杂志上曾经刊载的作品变成了书籍之后，都会翻开看一下，比如，眼前这一本白羽的书，封面上除了书名之外，飘浮几个词语，就像屏幕上闪烁的“提示词”——《生活在临终医院：最后的光阴》。这是作家薛舒的长篇小说《当父亲把我忘记：隐秘的告别》的续篇，在《收获》上刊发的时候，它们分别叫作《远去的人》与《太阳透过玻璃》。

作家金宇澄曾经对《远去的人》有一段评价，也适用于《生活在临终医院》：“病与爱的交替粘连，已深陷于异变的复杂暗影中，清澈浑浊的排浪，总让平静的阅读惊心动魄。作者牵引无尽的回顾与自省，直面生命的情感思索，使这本书逾越了一般意义的非虚构作品，它饱含警示，当然，还包括了读者的叹息……”

曾经是大家庭支柱、喜欢歌唱的父亲，罹患阿尔茨海默病后，往昔渐成碎片，后来深度失智失能，住进了老年病房。一张病床就是他全部的生存空间。五年，

薛舒时常要去病房陪伴父亲。身咳嗽、呻吟、哭泣、呼噜、咒骂中，她看到了排队等候入院的一个个垂危生命都在增加，看到了一个个垂老生命背后的家长里短，看到了以嗓门和劳作让这个距离死神最近的地方充满“活气”的护士们，看到了母亲一直在与没有回复的父亲喃喃对话……

“升天”是病房护工们对死亡的尊称。在父亲“升天”之后，薛舒写下了父亲最后的五年，也写下了病房里的芸芸众生。如何面对“有病的父母”？“遗忘”“养老困境”“生命的尊严”“临终”这些词语背后，有着庞大的社会图景，作家在悲伤之外，描述出热烈而哀凉、活泼又沉寂的生命气象，她把“临终医院”当作“驿站”，她说：“当家里有一个失能失智的老人时，谈‘尊严’之类的问题有些奢侈，也可能是一些健康的、年轻的人们何不食肉糜的自我感动。”而“我更珍惜的是，作为人类，我们能感受到的生与死的价值与意义。因为疾病，才有健康的美可贵；因为有了衰老，才有青春的美好；因为死，才有生的意义。”